

纪德的
“那喀索斯情结”
与自我追寻

THE ANDRÉ GIDE'S NARCISSISM AND HIS SEARCH FOR THE SELF

宋敏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德的
“那喀索斯情结”
与自我追寻

THE ANDRÉ GIDE'S NARCISSISM AND HIS SEARCH FOR THE SELF

宋敏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德的“那喀索斯情结”与自我追寻 / 宋敏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04 - 9806 - 3

(西安外国语大学)

I. ①纪… II. ①宋… III. ①纪德, A. (1869—1951) - 文学
研究 IV. ①I565.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493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是法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创作中，他主题多变，甚至前后作品表现出对立的思想，叫人捉摸不透；生活中，他一度恪守新教道德，达到禁欲主义的地步，但尝到肉体的快乐以后，便放纵欲望，毫不顾忌社会道德。他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风格和体裁多样的作品，有充满抒情、诗韵的散文诗，有不少说理、哲学意味的解说，有温婉、精致的叙事作品，有开“新小说”先河的长篇小说，有书写自我、记录时代的日记和游记，还有关注人性、叩问存在的剧作。最终，纪德以其“细密而富于艺术性的书写，对真理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成为 194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生命的暮年达到他人生荣耀的巅峰。作为法国三代人的精神导师，纪德成为他那个时代在现实的压抑下苦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一个代表；作为人的一个样本，他追寻自我内心的和谐统一，对自我的发现、认识和超越，给当今日益被物质所异化的人类带来启示和希望。

在法国，对纪德的研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晚年，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涌现出一批“纪德”专家。在中国，纪德研究开始得也很早，20 世纪 20 年代纪德的作品已有介绍和翻译。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纪德的《访苏归来》及其《补充》对苏联极权体制提出严厉批评，他所表现出的对真理大无畏的追寻，呼应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知识界对他

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评论，掀起了第一次纪德研究的热潮。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纪德才慢慢再次进入翻译界和评论界的视野。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短短十年的时间，三套《纪德文集》问世，几乎囊括了纪德的全部作品，并且推出了研究纪德的传记和专著，掀起了纪德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不过，两次热潮的背后，其实都有意识形态的动因。因此，中国学者对纪德的研究有必要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纪德作品和他本人所蕴涵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

本书共四章，另有引言和结语，由六部分构成。引言通过梳理纪德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中国对纪德的研究带有意识形态的外力影响，需要抛开政治层面的解读，探究真正的纪德和他的价值。

第一章，确立“那喀索斯”的符号意义与纪德的自恋在其早期生活和创作中的表征。我们首先从希腊神话传说“那喀索斯”出发，通过梳理“那喀索斯”这一文化符号在神话传说、文学、心理学及纪德《那喀索斯解》（*Le traité du Narcisse*）中符号意义的演变，辨析出其隐含的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的美学内涵。然后，探究纪德早年生活中表现出“被选中”、“与众不同”的自恋倾向，指出其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和母亲的宗教禁欲教育是其自恋的根源。最后，通过剖析纪德早期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爱的尝试》、《白莎佩》、《乌里安游记》、《帕吕德》和《地粮》中常出现的“逃离”主题和虚幻色彩，指出在早期创作中纪德所表现出的自恋情结。

第二章，论述在“那喀索斯情结”影响下，纪德对“他者”的迷恋。首先，我们剖析《背德者》、《窄门》和《田园交响曲》这三部作品中纪德所描写的不同形态的异性恋，指出这是纪德在检验其欲望正常化的可能性，认为作品中异性恋失败的根源在于纪德的异性恋是对母亲的影恋，没有摆脱幼年自恋情结的影响。

然后，探讨纪德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和同性恋的理论著作《柯里东》，认为纪德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取向，为同性恋辩白，源于新教的坦白天性，“敢于做真正的自我”的表现。最后，分析纪德唯一的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及傻剧《梵蒂冈地窖》这两部作品中少年寻找精神之父的主题，指出纪德借此颂扬私生子的力量，间接为自己的“恋童癖”正名。总之，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恋童癖，都是纪德对自我欲望的探究和认识。

第三章，论述在“那喀索斯情结”影响下，纪德对“他人”的普爱。首先评析纪德赤道非洲之行后的两部游记《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指出纪德对殖民主义的痛斥和对非洲人民的同情引导他离开自我，关注人类。接着梳理《新粮》的写作背景，指出非洲之行后纪德对人类苦难的体味和认识，特别是欧洲日益迫近的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威胁，促使纪德思考如何改善未来的人性，写出了幸福教科书式的作品《新粮》。纪德以替他人谋取幸福为使命，抱着共产主义能为人类带来和平与解放的希望，走近苏联。最后，着重分析《访苏归来》及《访苏归来之补充》，指出纪德批评苏联建立在谎言和恐怖基础上的极权统治，无畏地揭露苏联的阴暗面是忠于自我的内心感受，出于维护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需要，体现出对理想自我的追寻和对自我的超越。

第四章，论述纪德对自我的追寻。首先，探究纪德身上“我”的多重性及纪德追寻自我的独特方式，指出纪德内心的矛盾和分裂是导致其出现多重自我的根源，写作是他追寻自我统一的需要和实现内心和谐的手段。接着分析纪德所独创的叙事手法纹心嵌套结构，追溯其渊源，归纳出纪德运用这一手法时三种常见的嵌套形式：同质同构的简单映射，同质异构的无穷映射，异质同构的反常映射，指出这一结构是纪德观照自我、塑造立体人物，追寻深层自我的手段。最后，总结纪德的全部书写都是在书写自我，是对完美自我的塑造，是对自我迷恋的体现。

结论部分对纪德的“那喀索斯情结”与自我追寻作了总结，指出纪德的家庭环境和母亲的禁欲教育是导致纪德内心矛盾、分裂，出现多重自我，产生“那喀索斯情结”的根源。纪德一生都在追寻内心的和谐与统一，写作成为纪德生存的需要。纹心嵌套结构是纪德追寻深层自我、塑造立体人物的手段。纪德对自我的追寻，经历了自恋、他恋到普恋的发展历程，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统一的，呈现的是纪德思想螺旋上升的过程。纪德通过写作观照自我，在观照自我中完成写作。他在文字世界里将他本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混为一体，他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成为他创作的源泉。纪德一生追寻留下的是文字的丰碑，他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做一种宏观上的自传体小说，纪德通过“自传性书写”，表现自我、追寻自我、塑造自我，在对自我的倾情描画中，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理想的自我形象，在表现自我的层面上升华了“自恋”，获得了对自我的超越。

以上是对本书的内容概述。在它行将付梓之际，如同对待要走出闺房嫁人的女儿，我既为她欣慰，也存一丝隐忧。欣慰的是她终于长成，要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未来，被人识被人解；隐忧是她可能还有些缺点，出于爱意或偏心或疏漏，未予纠正。所幸的是，她毕竟要开始新的生命历程，在下恳请方家、同仁和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利她早日成熟。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新木教授及给予我关怀的诸位师长，正是在他们的指教和帮助下，这本小书才得以问世。在此，我向他们致敬。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自恋：自我幻象的执迷	(33)
第一节 那喀索斯的符号意义与纪德的解读	(37)
第二节 那喀索斯情结与纪德的青年时代	(61)
第三节 那喀索斯情结与纪德的早期创作	(70)
第二章 他恋：自我镜像的认识	(92)
第一节 异性之恋：正常之爱的尝试	(93)
第二节 同性之恋：难言之爱的辩白	(129)
第三节 童稚之恋：私生子的力量	(145)
第三章 普恋：自我生命的超越	(164)
第一节 我与他人之苦难	(165)
第二节 我与幸福之使命	(180)
第三节 我与思想之自由	(200)
第四章 追寻自我	(227)
第一节 “我”的多重性	(230)
第二节 “我”与“纹心嵌套结构”	(249)
第三节 纪德的自我书写	(276)
结语	(298)
附录一 纪德研究中文资料汇编	(303)
附录二 纪德研究国外资料汇编	(313)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43)

引言

我是一个对话体，我身上的一切相互争斗，相互抵触。

纪德，《如果种子不死》，第547页

“走向纪德，走向自我”^①。纪德终其一生在书写自我。无论是卷帙浩繁的日记，还是大胆揭丑的自传，甚至虚构的小说、戏剧及叙事作品，都是对自我多重性的描画。通过写作，他对自己那奇特而又渊博的自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纪德的一生似乎都在与一个影子互相追逐，这个影子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文学作品成为他映照自我的镜子，在镜中，他发现了另一个自我。他与“镜像的我”彼此对视，欣赏，对话，剖析。他要探究的就是人性的多个维度，追寻的是人的灵肉合一的和谐，追问的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经历了早期极度封闭的自恋，中期对异性和同性的爱恋，到后期的基督式的对人类的大爱。纪德一生多变的脸孔映现的恰恰是他对超越自我的不变追求。这一理念贯穿了作家一生的创作，他在作品中肯定人的生命本能，高扬自由和爱的旗帜，维护个体的独特价值。纪德如在时间之河上临水自照的“那喀索斯”，他专注自我、思索生存的形象幻化为以探究人类的“真理”为己任的诗人原型——大我。纪德对小我的超越，让我们每个人经由他，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纪德曾向马丁·杜伽尔袒露心迹：“……我的心思全部用在宗教问题和性的问题上面；它们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可是我觉得任

^① 埃里克·德肖：《纪德评传》“引言”，罗活译，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何别的都不值得注意。”^① 宗教是关乎灵魂的叩问，它在精神层面思考生死的问题，关注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性是关乎肉体的享乐，它关注的是欲望满足的问题。简言之，纪德所倾心的是灵与肉的问题。的确，这一问题纠缠了他一生。他的生命和写作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一方面，他在新教家庭中成长，母亲严格的清教教育让他自幼对肉体抱有拒斥的态度，视肉体为罪恶的渊藪。另一方面，作为人的基本欲望之一的性本自天生，是生命的重要“内驱力”。禁欲的教育阻碍了纪德肉体的正常欲求，让纪德的欲望对象发生了偏移。他的欲望满足方式——手淫和同性恋带有明显的那喀索斯特质，要么是自我满足，要么是求诸同质的类我同性。但新教传统中的“原罪”思想深深隐入了他的潜意识，因此在纪德身上总可以看到“赎罪”意识和“自我辩解”的倾向。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中了“斯拉夫”的毒：他爱在公众面前坦白，触犯社会，甘受指责；他不惜蒙受耻辱，不齿于人；他真诚热忱，为争取真理和自由不惜一切……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牺牲”是他快乐的全部秘密，信奉“对自我的最高肯定寓于对自我的否定中”^②。他的写作主要探讨的就是居于他自身的这一对矛盾：灵与肉；他一生的寻求便是灵与肉的和谐共生。他是“一个不得不用他的作品证实他的肉体和他的灵魂相一致的人”。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的作品“要在思想上站得住”，“没完没了地推论，给自己想一种辩解，建成一套理论并依照它塑造整个世界”^③。

禁欲主义教育让纪德内心经受分裂之痛，灵与肉在他的体内进行着争斗和对话。在他生命的早期，这样的争斗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陷入“疯狂”的边缘。在没有摆脱母亲的控制之前，灵

① 《陈占元晚年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② 张若名：《纪德的态度》，周家树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页。

③ 《陈占元晚年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魂始终压制着肉体的欲望。贬低、蔑视肉体的需求以满足纯洁灵魂的幻念。因此，在他的欲念里，他所爱恋的对象成了纯洁灵魂的载体。他的爱成了灵魂之爱、观念之爱，是柏拉图式的“非性之爱”。在被“恶癖”的罪感所折磨的黑暗时期，他生命里射进来一束亮光，那是表姐玛德莱娜天使般的爱情之光。作为表白爱情的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开启了纪德的文学之路。他第一次发现文字的魔力，写作让他逃脱了“疯狂”和“自杀”的魔爪，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在写作中，他可以让分裂的内心进行平和的对话，可以让人物代替自己去体验生活中的种种不可能。借此，他开拓了自己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探讨了“尽可能多的人性”。

在纪德的早期创作中，表现出极度的自恋倾向，这缘于其童年时期形成的那喀索斯情结。弗洛伊德曾对自恋进行病理学研究，认为自恋是一种未区分的精神能量，来源于力比多（libido）。当一个人不能在外在世界获得对其的肯定时，它往往回归自我，以此维护自己心理的平衡。纪德幼时的遭际令人嗟叹，虽生为大资产者家庭，却命运多舛。他幼时染有手淫的“恶癖”，发现后被学校开除。即使在学校表现良好，也被同学视为“怪物”，遭到排斥和攻击。加之体弱多病，他的学习生活时断时续。最为严重的打击来自于父亲的早逝，他落入严格奉行禁欲主义的母亲的爱的包裹。在纪德的童年时代，他在外界往往遭受打击，让他将目光回撤，投向自我；他被母亲的爱裹得太紧，同外界少有接触，形同隔绝；同时，羸弱的体质也促成了他耽于沉思的个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预演是意欲的实现，文学创作就是作家的白日梦。纪德也做白日梦，不过梦的主角是他自己。他如同那喀索斯，只有在镜前才能写作和思考，即是说只有在欣赏和陶醉于自我时才能体味到满足，才能找回对自我的肯定和信心。而这在拉康看来，镜像中的“自我”是通过外在于自身的“形象”来确立的，看起来完整统一的“自我”之外，是分裂、不协调的肉体。镜像阶段

的自我，其任务就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这一虚假的表象，所以说，“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恋是认同性地真爱自己，而非对他者的异恋；可拉康此处的镜像之我，却是对自我的谋杀”，把“他者”误以为是“自我”^①。

因此，在纪德的早期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空幻的场景，人物都不像生活在现实的此在，要么如同世外桃源，要么便是传说的仙境，或者想象出来的幻境，如《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中的山中小屋、《那喀索斯解》中的永恒的溪水和伊甸园、《爱的尝试》中没有人烟静谧的花园、《帕吕德》中的沼泽地、《乌里安游记》中的奇幻的大海和冰冷的北极；而笔下的人物，如果是他的爱恋对象，则她们都有类己的灵魂，如《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中的表姐埃玛、《爱的尝试》中的拉舍尔、《乌里安游记》中的艾莉丝，她们只不过是纪德虚构的灵魂爱人，不可捉摸；要么他的人物像他一样耽于沉思，跟世界格格不入，难以跟世界和他人沟通，如《帕吕德》中的叙事者“我”。他笔下的人物总有逃离、流浪的欲望，不想长久在一处停留，总想去探寻新的世界。因为此在的世界难以容纳自己，便想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彼岸世界。无论是伊甸园中的亚当折断智慧树枝桠的行为，还是路克抛弃拉舍尔出发旅行的欲望，还是安日尔的朋友“我”的郊游计划，还是《乌里安游记》中人们集结出海探险的航行，还是《浪子归家》中浪子对弟弟出行流浪的鼓励，直至《地粮》中鼓吹接触大地，体味旅行中生命的激情和快乐，这一切都体现了纪德逃离、流浪的欲望。流浪便是厌倦家的安逸，不堪忍受家的禁锢，出发寻找的是自我的故乡。自由的生命天生是宇宙的流浪汉，永远没有行走的句号。他的故乡和家园始终在他乡，在别处。他唯一的目标便

^①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5页。

是不知疲倦的追寻、漂泊。这一执著的追寻如同那喀索斯对水中自我映像的欲望，似乎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永远只能在异处，不可企及。吉登斯指出，“作为一种性格失常，自恋是一种对自我的成见，这种成见阻碍了个体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边界。自恋是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它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样的性格对外界要求的沟通都是单向度的，“自恋并不热衷于维持所要求的亲密关系，它的热情局限在尽可能地去体验自我充实时需要的各种经验。自恋把身体看做是一种感官愉悦的工具，而不是要把感受性和与他人交往之间联系起来。在自恋的影响下，亲密关系以及与社会世界的广泛联系倾向于先天地具有破坏性”^①。

纪德早期作品中重点关注的是爱与欲融合的可能性及作家的使命。这其实是纪德一生都在探索和试图解答的问题。在《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中他探讨的是灵魂之爱，但真正的爱欲融合必须超越肉体，让灵魂相会。因此，表姐死了，安德烈·瓦尔特也感到自己在走向死亡。他们消失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这白雪的背景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纯洁，雪花的飞舞是他们灵魂结合的欢欣，他们的离去让灵魂之爱走向空无。而《爱的尝试》中路克和拉舍尔的爱情则是纪德试图通过文字尝试灵肉结合的爱情的尝试。路克占有了拉舍尔的肉体，但肉体的快乐是短暂的，路克很快产生了厌倦，他要离开拉舍尔。这表明纪德对肉体之爱的否定。而在《那喀索斯解》的美学宣言中，纪德明确了艺术家的道德在于“显现”观念、真理，而不管其善恶、道德。纪德通过创作来明确自己的使命，去追寻灵肉融合的途径。但拉康镜像理论指出，自我只是“他者”的幻象，不具有实在性，本质上是分裂的。创作中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8页。

的自我书写是弥合分裂、维持自我统一性的努力。克里斯特瓦在探讨那喀索斯爱之隐喻的表征意义时，指出“爱的领域就是写作的领域”，“爱即是诗”，认为爱之主题的文学话语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不确定性和掩饰性的爱之隐喻，并相信自我之爱是永不枯竭的激情之源，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①。纪德通过写作所进行的自我追寻是寻求他者认同（identification）的努力，揭示了他对虚幻自我的执著。

如果说早期（1891—1897）的纪德偏重于灵的探问，那中期（1897—1926）的纪德则潜心于肉的辩护，为肉体的欲求正名。1893年的北非之行让他初尝肉体放纵的乐趣，这为他打开了欲望的大门。自从圣母型的母亲1895年离世后，压抑纪德肉体的外在精神力量消失了，这为他追寻肉体的享乐消除了障碍。尽管妻子玛德莱娜继承了母亲的位置，但少了母亲的威权，对纪德形不成足够的压抑力量。他欲望满足的方式也从自恋式的手淫^②转向他者，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这一时期的创作，纪德主要关注的便是同性恋的问题。他一方面要论证同性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便是通过自传或自撰的方式暴露心中压抑已久的性秘密，道出自己的同性恋取向。他的爱情三部曲《背德者》（1902）、《窄门》（1909）、《田园交响曲》（1919）（以下简称《田园》）主要是以异性恋的方式进行性的正常化的努力。尽管纪德刻意保持人物同自我的距离，但熟悉纪德生活的人，可以看出三位女主人公都带有纪德母亲或类似母亲的妻子的印迹：马塞琳娜的体贴温顺、任劳任怨，阿莉莎的虔诚、隐忍和爱的深沉，吉特吕德对爱的向往和

① 罗婷：《里克斯特瓦的纳克索斯/自恋新诠释及文学隐喻》，载《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第6页。

② 弗洛伊德在分析自恋的成因时指出，“……儿童的许多性冲动都在自己身体上寻求满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淫的满足……自淫现象似乎就是里比多在自恋方向上的性的活动”。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4页。

失望（还有牧师妻子阿梅莉的冷静和清醒）。但她们的最终归宿都是悲剧性的死亡，马塞琳娜病死在路上，阿莉莎忧郁而孤寂地死在小疗养院，吉特吕德则自杀于冰冷的河水（阿梅莉同牧师之间爱的死亡）。女主人公身上母亲或妻子的暗影隐含了纪德幼时的恋母情结，但对母亲的欲望是被禁绝的，无望的。她们的离去隐含着纪德对异性恋的失望和否定，它不能带来幸福。他借此确认了对异性他者欲望的不可能性。

在这期间，纪德经历了宗教改宗危机和玛德莱娜的焚信事件，特别是后者对纪德的打击甚大。他认为玛德莱娜摧毁了他们之间最美好的部分，也剝去了他构建完美自我最宝贵的部件。自此，他与妻子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少了对妻子的顾忌，他把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公之于众，不惮毁誉。他在1920年首先发表了《如果种子不死》的片段，然后又有了为同性恋正名的模仿先哲对话式的理论作品《柯里东》，分别从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论证同性恋的合法性和优越性。而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则直接披露了自己在非洲愉悦的同性恋经历，让世人明了他的同性恋身份。他的巅峰之作《伪币制造者》中也展示了多重同性恋，如贝尔纳与奥利维埃、奥利维埃与舅舅爱德华、帕萨旺，贝尔纳与同伴阿曼，其中纪德对长幼之恋大加赞赏。长者作为少年的精神之父，他保证了少年精神的健康成长。他悄然将“恋童癖”（*pédérastie*）转换成了教育（*pédagogie*）。纪德对“私生子”的偏爱实质是对恋童癖的宣扬，在鼓吹同性恋的另一种形式，还是在为同性恋正名。那同性恋跟自恋有何关系呢？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分析同性恋成因时，认为从环境与经历影响的角度来看，同性恋实际上是一种自恋主义倾向。自恋主义既表现为过分的自怜自爱，又表现为对自身之外的对象与自身相异的事物兴趣缺乏。弗洛伊德认为，在性倒错的类型中，最基本的特性似乎是自恋式的对象肛门快感区的持续作用。卡文顿在《性文明》一书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同性恋者喜欢同性的伴侣，是因为他比异性伴侣更像他自己。”^①“在异性恋行为中，自我从自身走向他人，对方的一切，包括肉体，是他自身所不了解、不熟悉的；而在同性恋行为中，自我仍旧留在自身之中，怀着自恋主义的激情注视着他人，而他人不过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已。”^②可见，同性恋是自恋的变形，他的欲望对象仍然是镜中虚幻的自我。同性恋是早期的镜像阶段对“他者”的固执，是那喀索斯情结的体现。

我们知道，性（欲望）与宗教是纪德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一生的书写都是在表达自己对灵肉统一与和谐的追寻。宗教是他生命的底色，既有反抗，也有驯服。他反抗宗教的禁欲主义，对人的禁锢和压抑，他寻求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主张享乐的宗教。宗教应该传播的是爱而不是诫令。^③因此他认为人们所遵循的基督教是“反基督的基督教”，他创造了自己的宗教，即享乐主义的宗教。个体应充分享受生命的激情和快乐，寻求自我的全面发展。基督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恰是纪德生命的信条。秉持着基督的大爱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天主教人士的攻击，将个人的荣誉和名声置于脑后，发表了为同性恋辩护的理论著作《柯里东》，并在自传中大胆表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完成巅峰之作《伪币制造者》后，赴赤道非洲旅行，在那里目睹了非洲人民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感受到非洲人民的真诚和善良，而法国殖民大公司的暴戾凶残让纪德震惊和愤怒。他回国发表了《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揭

①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0页。

② 同上。

③ 纪德在《田园交响曲》中，把基督同圣保罗对立，认为基督教中的许多诫令和威吓来自圣保罗的注解，而非基督的本意，基督要的是爱和快乐。如：“我读遍福音书，徒然寻找命令、威吓、禁戒……这一切都只是来自圣保罗。”“对基督徒来说，快乐心境是一种义务，我们心生怀疑，心地冷酷，这影响了快乐心境。”参见纪德《田园交响曲》，马振聘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71—872页。

露和控诉殖民公司的暴行，批评政府的殖民政策，最终促使政府制定有利于非洲人民的保护劳工的政策。非洲之行让纪德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他人，转向了跟自己类同的人类。他开始思考恶的起源，思考人性的多种可能，追问如何“使未来的人性更美好”。苏联的共产主义给了他无限的憧憬，让他把人类解放的使命寄托在苏联的共产主义上。他最终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同一帮朋友带着热望奔向东方的“理想国”。苏联之行让他看到了苏联人民所展现出来的友善和对共产主义的激情，但更让他发现了这激情背后的盲目和蒙蔽。苏联不仅没有解放人性，反而压制，甚至取消人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对领导人的盲从和崇拜，民众的闭塞无知和自满自大，特别是对个性和思想的扼杀让纪德绝望。在苏联只有集体的价值，而集体弱化了个体的生存，以普遍性压制了个体性。他怀着拯救的希望，冒着被苏联诋毁和被国内亲苏力量攻击的压力，不听朋友的劝阻发表了轰动世界的《访苏归来》及《访苏归来之补充》。他自然遭到了苏联排山倒海之势的批判，在国内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其行为均表示不满，他受到攻击和诬蔑。然而纪德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为了人类的事业他宁可牺牲小我，毫不顾忌自我的得失。对全人类的爱超越了对自我、对他者的迷恋，他的目光越过了瓦诺大街，越过了巴黎，越过了法国，他以基督的爱的目光俯瞰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

如果说纪德的前两个时期分别关注的是灵和肉的问题，那第三个时期（1926—1936）则是对前两个问题的超越，他的思想和目光已经脱离了小我，他的目光洒向的是世间的众生，人的问题成为他关注的核心。我与他人如何共在，如何实现共同的诗意栖居，是他思考的中心。殖民主义对他人的压迫和欺诈，剥夺了他人的生存空间；苏联的共产主义以理想主义的蓝图为幻景，通过极权的统治，消除异见和异己，消灭个性和个体，实现的是人盲目自大、虚妄无知的存在，共同的诗意栖居遥不可及。它们的共